

乡村记忆

夜半狼唤崽

刘甲凡

小时候,听姥姥讲过一段她亲身经历的故事。这段故事很离奇,也很感动人,以至于让我念念不忘,多年来时常讲给别人听。

姥姥的家乡是牟平区玉林店镇的一个小山村,早年间还不足百户人家。村子西边紧靠终年滔滔流淌的沁水河,村子东边则是巍巍崑崙山伸过来的一条腿,山势陡峭、树木茂密。

姥姥家住村子的西边,五间矮矮的茅草屋。屋子的西边是一大片河滩地,姥姥家的菜园就在那里。菜园的北边有一道乱石堆砌的矮墙,紧靠着墙根有一片芦竹,年复一年,长得郁郁葱葱。芦竹的东边拐角处是一眼水井,因为地处河滩,这眼井虽然只有两米多深,却是从来也没干涸过。这是姥姥家用来浇园的,井台上常年放着挽水的笆斗,挽上清清的井水沿着垄沟自流灌溉,特别方便。

那是姥姥结婚后的第三个年头。过了立冬节气,菜园里的萝卜和大白菜都收回家了,那一大片菜地一下子变得空旷起来。这天夜里10点多钟,姥姥忙完针线活,刚刚躺下睡觉,突然听到从菜园那边传来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嚎叫声,且一声比一声急、一声比一声高,到最后,嚎叫声近乎嘶力竭了。

姥爷钻出被窝,开了屋门静静地听了一会,转身告诉姥姥,这是野狼嚎叫,这不,村里的狗一个个都吓得没了半点声息。可能是野狼遇到了什么危急情况,和平日听到的狼嚎大不相同,怕是在拼死打吧。

这一宿,姥姥和姥爷都没能正儿八经睡觉,因为一声声凄厉、瘆人的狼嚎,断断续续一直叫到东边天放亮才停了下来。

到了第二天晚上,和前一天差不多的时辰,令人心悸的狼嚎声又响起来了。虽然没有前一天那么凄厉,可急一阵慢一阵,又是一直到黎明。打这儿开始,每天夜半时分,“呜嗷、呜嗷”的狼嚎声准时在冷飕飕的夜空中回荡。一天接着一天,从小雪嚎到大雪,又从大雪嚎到冬至,夜半狼嚎声一直没停歇下来。

夜深人静,万籁俱寂,凄厉的狼嚎声越发令人心惊肉跳。村里人聚到一块儿议论纷纷,说是山里人听到狼嚎声不是什么稀罕事,可持续这么长时间那是几辈子也没听说的事。议论到最后,谁也说不出口子丑寅卯来,只能无奈地相互告诫,野狼到村头了,晚上早点关门,千万别在街头溜达。一时间,整个小山村笼罩在一种莫名的惶恐之中。

天要下大雪了,姥爷去菜园把芦竹收割回家,留待来年翻修厢房做屋笆,一旦被大雪压折就成废材了。也就是半天的工夫,姥爷把芦竹收割完了,准备坐在井台上抽袋烟歇息一会儿。他漫步走近井台,不经意间往井里看了一眼,一下子就发现井水上漂浮着一个毛茸茸的东西。为了看个真切,他找来一段芦竹,拨动了几下,仔细辨认。待看清楚后,顿时把他惊得目瞪口呆——井水上漂浮的是一具小狼的尸体!

姥爷把小狼的尸体打捞上来,还把附近的邻居们都招呼来了。大伙七嘴八舌、你一言我一语,总算是把夜半狼嚎的原由大致勾勒出来了——一个月朗星稀的夜半时分,老狼领着孩子们在村子周边溜达,可能是要让孩子们熟悉一下它们的活动领地吧。可万万没有想到,一只小狼崽第一次走出山林,兴奋地只顾得东跑西窜,一不留神,就一骨碌掉进了被芦竹遮掩的水井里。

自己的孩子遇难了,当娘的哪能不着急。可老狼是干着急没办法,任凭其嘶力竭地嚎叫,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孩子被活活淹死了。俗话说“猫儿养的猫亲,狗儿养的狗亲”,野狼自然也不例外。本来一大家子欢欢乐乐地遛遛弯,可突然间活蹦乱跳的孩子在娘的眼皮底下淹死一个,当娘的心一下子就被掏空了。就这样,老狼每天晚上都要到孩子出事的地方嚎叫一阵子,那是在表达对孩儿不尽的思念,那是在呼唤孩儿归来!

姥爷和邻居们在河边的沙滩上挖了个浅坑,把小狼的尸体埋了进去。第二天他们就发现沙坑被扒开,小狼的尸体不见了。至此,夜半狼嚎声消失了。

远逝的锢漏声

林红宾
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在农村常见到小炉匠,人们管他们叫锢漏子。他们大多是当地人,成年累月走村串寨招揽生意。

常来俺村的那个锢漏子30岁露头,住在山那边,房不连脊地连边,彼此颇为熟悉。他的挑子里装的全是钳子、小锤、砧子等工具,所需原料也全是铁丝、铜丝、铅、铝什么的,沉甸甸的。扁担是榆木的,挑起来发颤,故而省力,我常见他像只大鸟由远而近。

干这一行,在地上捡块铁丝也是钱。他在大街上搁下挑子,大声吆喝:“铜锅铜盆来锢大缸——”尔后坐在马扎子上,取出钳子,将铁丝一一断开,每个长寸许,两端屈上爪儿,形如订书钉,再放在砧子上,用小锤将其中间锻平,成为梭形,这就是一个铜子。铜子分好几个型号,锢什么器皿就用什么铜子。

往往待不上一锅烟的工夫,顾客便闻声而至。有人要锢尿罐,为防臊烘烘的,事先在河里涮了涮。锢漏匠接过陶罐,用两腿夹住,拿过钻来开始锢。那钻设计得很艺术,顶端为球形,两侧伸出皮条,半缠钻杆,杆之下半部插入横木之中,横木两端系着皮条,上下启动,皮条带动钻头左旋右转,只听得“嗤楞嗤楞……”不大一会儿,就在裂隙两边钻出一些眼儿来。按上铜子,用小锤轻轻叩击,让铜子抓牢,如此这般,锢上七八个铜子,为防漏水,再用石灰膏在创口上一抹,这个陶罐就锢好了。有人扛来一个大瓮。锢漏匠瞅摩了一番,换上大号钻头和铜子,一憋气锢了20多个铜子,方将其锢好。有人要锢锅,那口锅的底部有个绿豆大的窟窿。锢漏匠说,这要费些工夫,你坐在一边抽袋烟等着吧。说着支好小红炉,化了一点儿铁水,将其堵好,用手试一

试,不甚光滑,就用砂轮打磨一番。有的锅碎了,需要锢,他便从挑子里取出一个弓形的钻来,左手持钻,右手摇动,好不容易钻出几个眼儿来,用专用的铜子将其锢牢。有人拿来瓷盆瓷碗瓷盘,这些瓷器有的打碎了,有的有惊裂,扔了舍不得,锢一锢还能用。锢漏匠用线绳将所锢瓷器拼凑固定好,然后拿出金刚钻,往瓷器上抹一点儿唾沫,小心翼翼地锢了起来。那钻与铜陶器的不一样,但大同小异,仍是“十”字型结构,依旧左手持钻,右手拉动横杆,致使皮条带动钻头。金属与瓷器相磨擦的声音悦耳动听,好像在演奏一种民间乐器,其声为“嘟嘟嘟……”待钻好了眼儿,再用小巧别致的铜铜子将其锢好。有的茶壶嘴碰掉一块,虽说勉强能用,但斟茶时老是“尿旋”,实在不雅。锢漏匠心儿细手儿巧,自会恰到好处地套上一截铜嘴。锢漏匠很好说话,所锢的器皿要钱不多,短一毛两毛的也不计较,图的是拉个主顾。这与种庄稼一样,广种多收,十穗赚一穗,还赚九根棍哩。到了饭

顿,乡亲们会管饭,锢漏匠从不自白吃,自然与修补费抵顶了。倘若觉得欠情这家主儿,下次锢盆锢钵子就不要钱了。他年复一年地锢着残缺的岁月,修补着农家艰难的生活。

锢漏匠总是朝出夜归,傍晚时分,挑着担子仍像一只大鸟颤颤悠悠地回到山那边。

随着经济的发展,陶制的炊具早已荡然无存了,即便是瓷器打了,谁也不会感到心疼,锢漏匠自然而然就派不上用场,随之销声匿迹了。然而,大凡上岁数的人对于锢漏匠仍然记忆犹新,那远逝的锢漏声时常在我耳畔回响。

街面忆往

老烟台的快餐

安家正

我国北方的航运,早年有三个著名的码头,一个是天津,一个是牛庄(营口),再一个就是烟台,被称为“北方三口”。码头的快餐业都发达,烟台也不例外,市井里充满了叫卖快餐的声音:“包子,饺子,面条子……”

这里的“子”用烟台独有的方言音喊出,其尾音是颤音。天天渔港的王爱君曾说起,听到这个声音就感到非常亲切,因为它勾起了老烟台的乡愁。

那些充溢着本埠市井的叫卖声,无疑是不同档次商家的大合奏,当年烟台的快餐业,简言之可分店、车、婆三个不同的档次。

最高档的当属店(铺),有固定的营业地点,即使当街设摊也是地点不肯轻易变更,因为有熟客。经常挑柴进城的樵夫,他们的午餐只是扁担一端用方巾包的冷饼子,找一家熟悉的“朝天锅”,里面常年炖着羊杂、猪骨头之类的货色,泡上一碗汤就能吃个肚儿圆。朝天锅,也有固定的地点。

店有了门头、字号,就成了铺,如冯记火烧铺、解记朝天锅。

这种快餐店的服务对象是即时的上层市民。一般说来,穿长衫,尤其是长袍马褂的顾客是不肯光顾这种店铺的,偶尔光顾,也是买了货物,拎上就走。快餐店铺的服务对象是即时消费的上层市民。

走街串巷的是车,这种车比一般的手推车多了一个平板,平板上放着半成品,乃至成品。比方绿豆丸子、叉烧烤饼。他们推销的产品不再单一,但也绝不混杂。比方卖绿豆丸子的,那是立等可取,舀上一碗开水置于一端,抓上几叶韭菜,放上十个八个炸好的绿豆丸子,就端到了顾客面前。顾客站着就可食用,若未果腹,就配套服务——平板上还有烤饼或者火烧。但在绿豆丸子的挑担或者车上,是绝对买不到馄饨和桂花糕的。

这种快餐车(或挑)的服务对象比较固定,商家熟悉他的顾客。胡同人家的老太爷喜欢吃哪一口儿,他们会应时送去,特别是像“四道湾”那样夜生活繁华的地方,他们会在深夜去推销产品,不消说这正是畅销的时刻,他们绝不会错过良机。

档次最低的是婆,常见在大街小巷,有小闺女拐着小婆叫卖自家手工制作的火烧。价格低廉,口味各异。买卖双方都是偶遇,形不成老主顾。

值得深思的是,不管哪个档次都是小微企业,小本薄利,且异常分散,远远没有形成规模。因而,烟台快餐业历史悠久,经济总量可观,却鲜有名店名品。数以百计的包子铺,难以出现天津“狗不理”;遍地皆是朝天锅,不会产生西安羊肉泡馍那样的名吃,真是一种遗憾。